



中国当代名家

史国良

作品选粹 · 史国良人

人民美术出版社



中国当代名家作品选粹

史国良

人民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当代名家作品选粹·史国良 / 史国良绘.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102-06609-7

I. ①中… II. ①史…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
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1165号

中国当代名家作品选粹

史国良

编辑出版发行 人民美术出版社

(100735 北京北总布胡同32号)

编辑部 010-56692090

发行部 010-56692181

邮购部 65229381

www.renmei.com.cn

选题策划 王玉山 刘继明

责任编辑 陈林

装帧设计 杨会来

责任校对 马晓婷

责任印制 赵丹

制版印刷 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2014年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8 印张：8

印数：0001-4000册

ISBN 978-7-102-06609-7

定价：5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行者的执着

——记“徐蒋体系”第三代传承人史国良

孙雷

当一个人将自己与一段历史紧紧绑定的时候，他便注定要成为历史的续写者。

谈到史国良，就必须让思绪穿越近一个世纪的中国人物画历史。

在中国社会酝酿发生着巨大变革的20世纪初叶，刚过而立之年的徐悲鸿游历西欧归来后，即意气风发地宣告“吾个人对于中国目前艺术之颓退，觉非力倡写实主义不为功”，鲜明提出将西方写实主义的焦点透视、科学解剖、素描写生与“吾国固有之古典主义”相结合的艺术见解。这一开宗立派的主张经蒋兆和的承传与发挥，进而演化成本质为中国现代现实主义美术体系的“徐蒋体系”，决定性地促成了中国写实水墨人物画的诞生与发展，令已渐入绝境危谷的中国人物画柳暗花明、起死回生，迅而蓬勃兴起、大放异彩。科学系统的学院派训练方法，让方增先、刘文西、杨之光、卢沉、周思聪等一大批青年才俊脱颖而出，他们在“徐蒋体系”的旗帜下成长，又以自己才华与创造，对这一体系进行了丰富、完善和突破，尤其从技法层面向前大大跨越，《说红书》、《祖孙四代》、《激扬文字》、《人民和总理》等经典之作，使水墨人物画在重大主题创作中责无旁贷地担纲主角，也将近现代写实人物画推向了辉煌的巅峰。

史国良正是站在“徐蒋体系”第二代传承人的肩膀上成长起来的。他17岁师从周思聰学画，三年后拜于黄胄门下，1978年中央美院研究生班恢复招生后，又成为国画系年龄最小的学生，直接受教于叶浅予、卢沉。时至于今，史国良仍然十分庆幸自己赶上了那样一个时代，在今天看来那些高山仰止、灿若星河的大师泰斗级人物，自己当年能够面对面聆听他们的教诲，手把手接受他们的辅导，甚至可以“磨”着“赖”着让他们给“开小灶”。回顾史国良从启蒙到成长的过程，极高的艺术禀赋、极端的勤奋刻苦，再加上几乎是可遇不可求的机遇与师承，成功的几个关键要素被他占全了！他像一棵植根于肥原沃土的幼苗，自由、尽情乃至贪婪地汲取着前辈所创造的艺术营养，练就了过硬的造型能力和相当的笔墨功夫，为日后发展打下了牢固坚实的基础。从他的研究生毕业创作《八个壮劳力》、《买猪图》中可以看到，尚未走出校门的史国良已经较好地解决了写实性造型和写意性笔墨的有机融合，并且能有意识地深入生活、表现生活，而这恰是“徐蒋体系”之精髓所在。

正当史国良以高度的艺术自信踌躇满志施展抱负的时候，突如其来美术界“85新潮”对他的追求和梦想带来了湍急汹涌的无情冲击，也把他从艺术创作的圣坛高地措手不及地拽了下来。仿佛一夜之间，“徐蒋体系”所倡导的传统、造型、生活等理念一下子变得无足轻重，甚至成了艺术创新的障碍，时风潮流所标榜和推崇是西方多元化的思想、个性、技法及模式。史国良拥有的成功与骄傲瞬间如此不合时宜，尤其令他不解的是，他的老师——他曾经认为是“徐蒋体系”第二代旗手的卢沉、周

思聪先生也改旗易帜，义无反顾地放弃了他们曾推崇与求索的写实主义，转而强调水墨构成，要求夸张、变形，标显个人风貌。失落、困惑、迷茫与痛苦，也曾迫使史国良尝试改变画风，但尝试的结果却从另一个角度让他深切地体悟和论证出“徐蒋体系”的合理性与科学性，从而更坚定了对写实主义的信心。“85新潮”后，少数人回归了传统，大部分人趋效于西方，史国良则如一个孤独的行者，不为八方风雨所动，执着地向着自己心中的圣地一路朝拜前行。

近30年过去，冷静而客观地评判当年的风潮及影响，史国良认为，“85新潮”打破了“文革”以来沉闷的艺术气息，让美术创作得以空前多元繁荣，功不可没；但从另一方面看，这场艺术革命所宣扬的放弃写实、放弃传统，对于美术教育特别是基础教学来讲，又直接导致了不可逆的负面效应，其结果甚至是灾难性的。

亚里士多德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作为卢沉、周思聪最喜爱的学生之一，史国良对老师有着亲情般的挚爱，但即便如此，他对两位先生摒弃“徐蒋体系”另起炉灶的做法依然不能苟同。史国良在他的文章《重“法则”还是重“自由”》中，将卢沉的教学实践划分为：“前卢沉”时期和“后卢沉”时期两个阶段，“前卢沉”时期的教学，基本上是对“徐蒋体系”的尊重、继承、顺延和发展，抓基础训练一丝不苟；“后卢沉”时期则改弦更张，试图通过与西方现代绘画相结合的实验、创新来达到张扬个性、突出风格。在这种教学思想的影响下，有的院校干脆取消了解剖和透视课程，让学生们彻底摆脱有难度的写实技法，更加“自由”地发挥和探索。史国良一针见血地指出，“后卢沉”时期培养出的艺术家在转型之前，已经通过“徐蒋体系”的训练具备了扎实的写实能力，这正是其成功之本、探索之基，而让连解剖课、透视课都还没上过的学生直接去闯、去变、去对着“小怪人”照猫画虎，则无异于建造空中楼阁，且失败后无挽回之余地。这种教学的弊端已在近年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逐渐暴露出来，而曾独领风骚、风光无限的中国写实水墨人物画，后继无人亦非杞人忧天。

出于一种对艺术、对后人、对社会的责任与使命，作为艺术家而非美术史家的史国良，开始着手系统地梳理“徐蒋体系”的脉络传承与发展。他写技法书、做电视教学节目、深入美院及中小学讲课，把自己从实践中探索出的规律、总结出的经验、检验过的理论一条条、一项项地记录下来、传播下去。他创造出许多“史国良式”的睿智语汇，把传统线描称为“编席子”、线面结合称为“编筐”，把光影比作“推过去”、画结构比作“转过去”，把美术基础教育比作学音乐的“五线谱”、学建筑的“不塌”理论，将学术用语化为一说就明白、一听就记住的大白话。他提出许多极富指导性操作性的观点论断，主张美院在教学中把“前卢沉”和“后卢沉”统一起来，全面恢复“85新潮”以前的基础教学，并大声呼吁在中国画基础教学中取消光影素描，代之以解剖和透视，强调以“型”写形。他澄清了许多存在已久的认识误区，特别是把黄胄速写技法的来龙去脉与高妙之处辨析透彻，如郎绍君所言：“史国良把黄胄‘学院化’了、把学院‘黄胄化’了”。谈及自己所做的这些，史国良欣慰地说：“忽视学术整理，使‘徐蒋体系’像一堆乱发，擀毡了、打绺了，我要做的就是把它梳理开，虽然还没能达到丝丝顺滑，但现在起码可以编辫子了。”必须承认，作为

“徐蒋体系”第三代传承人，史国良这种学术上开拓，对当下的中国人物画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价值与意义，而这种价值与意义也必将随着时间长河的冲刷而发出更为耀眼的光芒。

正如出家时所获的法名“慧禅”，史国良甚为聪慧，而这种聪慧更让他领悟到，写实水墨人物画拼得是硬功夫、下得是苦功夫，自己的艺术选择来不得半点投机取巧。李可染倡导的“苦学派”精神，为史国良实实在在地践之以行。早在学生时期，他的速写就是以麻袋来计量的，甚至发生过到北京站画速写被当作特务抓起来的荒唐事，那种痴迷与执着已到了常人难以理喻的地步。周思聪在文章里写道：“国良是个实干的小伙子，不善清谈，说干就干，从不瞻前顾后。转眼人不见了，‘去西藏了！’好几千里，就像去趟王府井，拔腿就走。”20世纪90年代，史国良虽身在国外，但仍多次跋涉万里归国赴西藏写生，即使后来身体患病，高原行旅依然从未间断。可以说，绘画与他已经完全成为一种须臾不能离开生活方式；写实主义与他，则是一种坚定不移的艺术信仰。史国良用自己的一步步履历，宣告，“徐蒋体系”是中国人物画发展的大道通衢；用自己的一幅幅作品，证明，写实主义有着不竭的开掘空间。1989年，史国良创作的《刻经》荣获第23届蒙特卡罗国际现代艺术大奖赛“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大奖”，在当年中国人物画创作唯西方马首是瞻的特殊时期，让世界领略了东方写实艺术的独有魅力。而此时，他仅仅刚过而立之年。

入伍、转业，上班、离职，移居、归国，出家、还俗……很难想像，一个人在30年的时间里经历如此波折，内心要承负多大压力、精神要遭受多少折磨？或许这正是上天欲降史国良以大任，而刻意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吧。但无论自己的境遇如何变迁，一个“情”字却始终不曾有丝毫的衰减与改变——对写实主义的痴情、对现实生活的热情以及自己真诚坦荡的性情。史国良的情感是敏锐而脆弱的，高原天路磕长头老阿妈望穿苍穹的眼神，拉萨街头刻经人灵动变化的手法，寺庙门口小喇嘛看到一个妈妈喂奶而情不自禁嘬手指的动作，甚至一头负重前行的牦牛、一条迅急奔走的藏犬、一群叽叽喳喳飞过的麻雀，都会使他怦然心动、驻足疾笔；史国良的情感又是博大与坚强的，他用自己的信仰与自己所表现的藏民架起了一座沟通心灵的桥梁，他不仅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而且与其精神情感世界息息相通，在以自己为模特的一幅作品中，一袭袈裟的慧禅和尚正握着藏族老阿妈的手，与她们一同解读那掌纹上的冥冥迷津，画面表现出的虔诚与关切、质朴与沧桑，令观者无不为之动容，题款《心心相印》，一语道出了画家灵魂深处的真与善。史国良持之以恒地修炼着自己的笔墨，也修炼着自己的心灵，造型与水墨浑然一体的背后是情感与技法的高度统一，无论寻丈巨幅，抑或盈尺小品，皆有一种纯真而炽热的情怀融注其中，这种情怀使他的笔墨饱满而不纤弱、利落而不凝滞、率真而不矫情、放达而不粗糙、表现深刻而不浮光掠影，从而让观者从画面中感受到一种脉脉温馨与融融幸福，激起对生活的热爱、对梦想的追求。近年来，史国良画作价格一路飙升，在市场领域创造出一个“史国良神话”，真实反映出大众对其作品的喜爱与褒奖，也印证了中国写实水墨人物画的社会价值所在。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史国良的艺术创造之路正好契合了此定律般的论断：当年不为时风所动，立志写实主义，可谓“昨夜西风

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他几十年如一日不舍不弃、挚爱有加，并为之付出巨大的心血与汗水，则属“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而一幅幅精品力作的诞生，当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了。

分析史国良走过的艺术历程，以《八个壮劳力》、《高蠡暴动》为代表作可划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画作人物刻画生动传神，起笔落墨大胆豪放，虽然其风格尚未摆脱老师的痕迹，且画面多有挖补，并非一气呵成，但公心而论，仅从形象塑造这一关乎作品成败之核心而言，彼时功夫已令多少人物画家穷毕生之力而难以企及。此后发展至今可划为第二阶段，其题材由北方农民转向西部民族，画面由水墨为主渐变浓墨重彩，色彩配置和对比效果形成更为强烈的视觉冲击，并有意识地增加了结构的复杂和表现的难度，这些都在他2000年前后的作品中得以充分体现，尤以2011年创作的《今年又上帕米尔》和《今年又到大昭寺》而达到顶点。这两幅作品分别表现维族歌舞和藏族礼佛的经典场面，画面动静相宜、疏密得体，光线明暗、色调冷暖、场景设置均非常到位，折射出史国良驾驭宏大场面已达炉火纯青，而众多人物置身同一境地却动作神情无一略同，又从细微之处彰显出他精准老到的造型功力。将这两个时期的作品进行对比，就不难看出，无论绘画元素还是技法水平，第二时期的作品较之第一时期都有着显著的丰富与提升，但部分第一时期的优长在第二时期也有不同程度的弱化，主要体现在中国画水墨韵味的表现不足，如果说这在他“童年往事”系列小品里还不甚明显的话，而其民族题材大创作中就容易发现了。史国良对这一问题有着清醒而透彻的认识，他以《今年又上帕米尔》和《今年又到大昭寺》为代表，将自己的艺术创造打上一个节点，下步的打算是重新认识传统、深入传统，把自己不经意丢掉的东西找回来、融进去。史国良纯中式风格的居室内摆放着古意盎然的家具、古玩，悬挂着多年来收藏的齐白石、李可染、林散之等大师书画，他戏称自己好比一块萝卜，要在中国传统的咸菜缸里腌得透透的再捞出来。

时下，史国良刚刚签约由中国文联、财政部、文化部联合实施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里《茶马古道》的创作，这一鸿篇巨制将在2015年完成，虽然连自己也无法预知这张将载入史册的画作形式面貌如何具体呈现，但他心中却有着一枚指北针，始终标定着自己艺术探寻的走向，那就是明确而坚定地沿着“徐蒋体系”的大道走下去。

新的征程，又在这位行者眼前展开了。

一望无垠……

目 录

行者的执着

——记“徐蒋体系”第三代传承人史国良 孙雷

祈祷和平	3
阿娜尔罕	4
上学图	4
童 年	4
大祥图	4
平分秋色	5
扎西德勒	6
万方乐奏	6
丰收舞	7
舞	7
石榴飘香	8
傣家三月	9
童年	10
傣家小景	11
三个姑娘	12
佛号声声	13
八条屏	14
傣家三月	15
初夏图	15
今年又上帕米尔	16
天放晴	17
佛面犹如净满月	18
早课	19
转经	20
祈福	21
佛光	22
织	24
拜	25
幸福的回忆	26
空门（局部）	27
挂经图	28
四条屏	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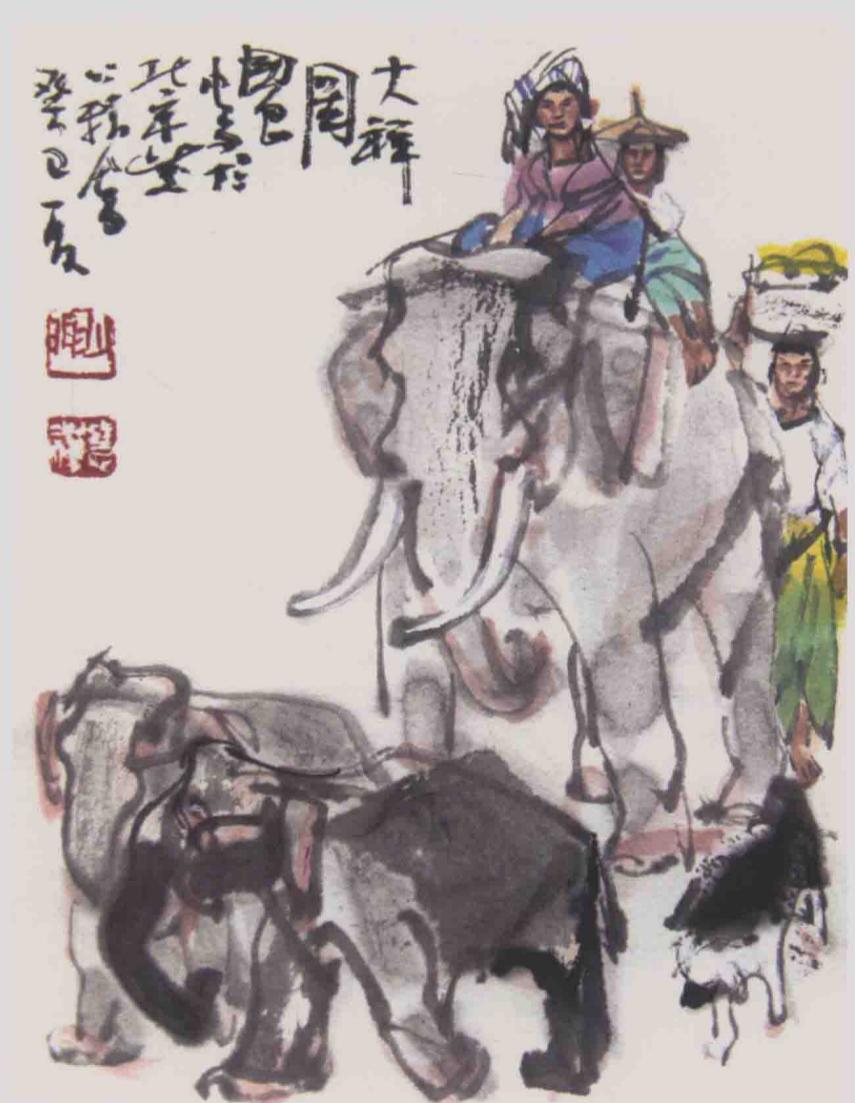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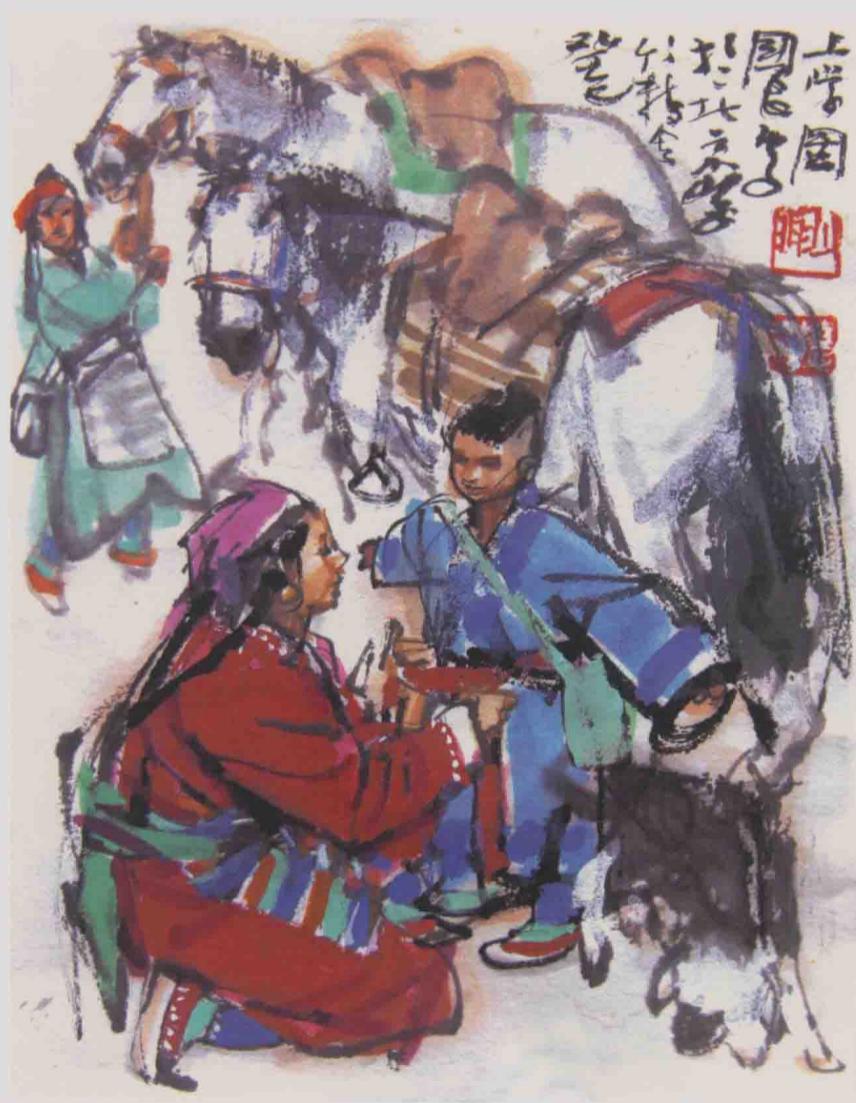
夜	30
八个壮劳力	31
大昭寺里	32
高蠡暴动	33
九狗图	34
九狗图（局部）	34
拉萨街头	36
丰收时节	37
心心相印	38
捡土豆	40
搓线图	40
礼佛图	41
摇篮曲	42
大昭寺早晨	43
月朦朦	44
晨曲	45
草原人家	46
喝茶	46
浩瀚草原	47
金秋	48
满身汗水映黄金	48
拾穗图	49
金秋时节	50
麦收时节	51
高原风	52
大祥图	52
放生图	53
大晌午	54
佛号声声	54
小景四屏	55
搓线图	56

图 版

月空雲大師以歲在卯年夏月書

畫此圖以法于般若於庚午年夏月大師書





平分秋色
丁巳年秋月
周易



平分秋色



扎西德勒



多方乐奏



丰收舞





石榴飘香

傣家三月

西雙版納

管仲書於

北京紫禁城

禱全吉

